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十五

元 姚燧 撰

神道碑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  
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  
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耻當時明哲

保身以薨帝為震悼賻楮泉為千百千五百閔惟子燁  
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  
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  
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講裕宗言之成宗贈諡榮祿大夫  
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  
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駢銀青榮祿大  
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

惟姚氏為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  
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  
六鎮節度使勅勅生金吾將軍漢英漢英周廣順初太  
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宋加安時制節弘化翊  
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  
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  
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居政生太師  
左金吾衡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景祥生太子洗馬

去華去華生金東上閤門使金州圍練使玢玢生閤門  
祇候武德將軍佺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錡錡生安遠  
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名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  
自稚弱一力于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  
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  
必盡三鼓聞將遷闕中康懿公錄事判官于許俾取師  
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  
于邱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

重名方聞居許幕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會錄事名召  
內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畧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  
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為前輩見推如此壬  
辰許城被圍州判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  
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  
云然宜掇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  
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裏餼糧為  
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

出蕭曰吾嘗受丘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抹乃  
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  
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  
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  
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  
會破橐陽併公所招將盡坑之大將幕竹林間公前辯  
折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感數人逃入竹中潛  
歸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

先生趙復仁甫見公公戎服而髯不以漢人遇人至帳  
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為一莞與之言  
信奇士所為大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  
斬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  
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履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  
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吾保  
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  
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衣金



符以郎中伊魯幹齊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  
競以培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又有  
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氈簾間遣人追及與之  
遂携家來輝壑荒蘇門冀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為  
堂城中置私廟奉祀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  
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  
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遯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  
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

為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  
和卿版尚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于  
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為沈氏恬版與  
近思錄東萊經史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  
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  
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實漢卿相聚  
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  
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

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于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  
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  
踐實為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  
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托克托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  
恐公避托克托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為公始致  
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  
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伊魯幹齋隱此者乎公曰是則  
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曰

客遇之俾居衡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  
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已受言  
可大有為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馳  
驅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款心瀝膽為書數千百言首以  
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  
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  
次及其救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  
舉紀張令不行于朝而變于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

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職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懼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竊而得而舉刺閭閻歛則部族不橫于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于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偷于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于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

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調匱乏恤  
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  
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為母如將生將牛十  
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  
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  
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奇  
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  
故丞相圖們格爾故右丞布哈濟達今司馬圖們婁為

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即位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為張宴羣下罷酒將遣人正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庭臣問之必悔見奪不若維持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

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  
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地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  
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于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  
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  
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  
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  
則宋可平工善之始置屯田經畧司于汴西起據鄧宿  
重兵與襄陽制閭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



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  
汪義武公茂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城都割河東鮮之  
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  
州順嘉陵漕潼關沔地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敕上  
于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  
鰓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  
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  
魚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脰而夜宴

羣下公為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  
殺及克金陵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  
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公馬上賀曰聖人  
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  
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  
中書為使奏諸干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  
大和決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  
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

許不殺掠大軍經土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  
彼以為誑磔其尸于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  
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縻帛為幟書  
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  
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  
者無得也俾公為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  
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袂  
數升時採未孟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為冰梯

惟旄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  
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  
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  
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勒達爾大為  
勾考置局關中推究經畧宣撫官吏及征商無遺羅以  
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  
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  
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主以行之為久

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  
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觀告時帝在  
河間不信之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  
二百乘傳橐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  
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泣然上  
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敕罷關西鈎考廢行部安  
撫經畧宣撫都漕諸司帝親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  
公跪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

鄂入歲己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  
結層樓蒙以臯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  
公認謀軍中比為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  
興聞叛王將為非覲子家遣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  
歸帝即大位以王文統為平章盡止藩府舊臣立十道  
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乃以公為東平至  
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入當入覲陞辭公曰文  
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為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

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  
天后留燕遣使召公曰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  
時圖們格爾為丞相惟專從衛宮闕諸事疑則見謀二  
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惟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到  
中書改大司農公在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  
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為訟及潛藩帝  
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  
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

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肆  
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之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  
究與凡庶等叛洛士揚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  
授之經而學夫禮蓋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  
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練習故實宜令提  
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  
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  
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



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修內治外敷本抑末予  
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  
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  
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  
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內邊可選進勇富強三萬  
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  
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且免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  
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

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除成與丞相史忠武  
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  
事已延翰林學士承旨哈喇哈遜近史天澤姚振講定  
新格朕已親覽可行于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改速  
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璫召其質子彥簡  
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璫乘吾北征之  
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  
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于奔救為中策如

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工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為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以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為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

使趙良弼為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為文統  
流亞械繫于獄會遣鄂托克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  
擇人公奏惟商擬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  
遣之公又入奏方踐阼之初非良弼詢事關中恐後事  
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  
憂推是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  
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  
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

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  
大壞帝怒大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  
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  
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理如刑  
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  
其法選人以君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  
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  
如赤子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

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斷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于基業為守成于治道為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祥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

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通者  
伏聞聰聰日煩朝廷政令者改月異如始裁之本生而  
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  
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患帝志為  
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  
年十親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祥定禮儀使其年襄陽  
下問其事宜公對曰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  
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

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圖同志樞密院事已延不可七月左丞相已延陛辭付敕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豈久帝制南國耶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已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于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



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閭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帑  
留行之罪明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已延  
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  
萬自古平南若未有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不秋不  
降皆有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  
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  
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  
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常情

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實詐其來耳是用  
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已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  
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  
力不廢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  
不試而民止其半今況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何仰  
帕手腰刀必倡為亂袒背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  
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  
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

鹽鐵酒酤權始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  
之人散離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而權酤  
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院學士承旨仍詳定禮  
儀宋平凡具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  
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  
雨至于三月間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庶穀之多無若  
醪醴麴孽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者二三石者月已  
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

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蹠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而位祭其家終喪時孤侄燧仕陝西提刑煒獨舉其咎藁葬京城東南方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煒煒徙葬卜于西洛金門土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勤儉理生惟務本實

不事未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胷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于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千人間不足于上有來即請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東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牆故人公曰用人威福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貪市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蒙童

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為先雖戴惠文身為刀筆筐篋  
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厠士列者往往多  
然故丞相之制辭有曰德全天意學得聖傳旨固有在  
于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為廟作主奉以天祀自公  
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為陳曹  
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世祖之游龍規  
一幅隕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以兵戍之固已起平  
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圖

同知宥密巴陵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矣廔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于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于祜今焉不效于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從公三十四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塋李出今

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  
二女姊宋出姊完顏出姊卒娣繼皆嫁為開封府武公  
中子杞淮東肅政肅訪使妻偕卒孫尚孩嗚呼燧生三  
歲而孤公卯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初有  
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  
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摭其實焉而已  
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啓莫匪臣舜察邇言昌



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命  
徵車遐蒐逸賢即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靡不  
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數惓誠首八事  
脩身以始親賢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州條掾獎方施  
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工請民去上封國公擇  
地所征而南詔公陳遏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展也神  
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  
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汙置經畧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

舞樂土治效若斯公于之是一出為猷不為贊彌又從  
濟江內難方蹶帝遄其歸大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  
方帝思舊人台家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  
太師顧先改為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  
土既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  
其生沒為法程謚以諱名既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  
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董文忠神道碑

公諱文忠字顏誠真定藁城人董世不可遠系其考諱  
俊材太祖以兵略金地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  
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  
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閭真定其倖武仙殺元  
帥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  
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惟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  
祐投趺涉塹奔藁左副聞亂已艤舟滹沱即馬入藁合  
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為真定河

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左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  
德薄北門而陳左右皆陂澤太尉以無戰地為言首帥  
薩奇蘇布哈不從而大將蘇布特自汴召太尉計事金  
縱兵擊沒其軍左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諸  
兄鞠友之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  
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  
讀書惟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  
非所學從征南詔其兄平章忠獻公文炳耻不得從自

葉將家僮二百騎追之大軍深入矣路經吐蕃戰而後  
達纔餘數騎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忠獻率勇士百人  
乘鵠舸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捷得敵蒙衝百艘  
遂圍鄂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後官  
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第呼董八亦異數也  
而公不為容悅隨時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舉所可  
知如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  
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勲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

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為乃從旁代對懇悃  
詳切如身條是䟽者始得報可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  
行貢舉知上于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  
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  
正公與一左相庭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  
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而為賦詩何  
闕修身何益為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  
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

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外修人紀之  
賴也事為之止君子以為善于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  
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  
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宗  
武人怨之故大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聞志釋  
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其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  
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  
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以

逆知汝曹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從大都獵  
戶郅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為  
以勸本富民會患多盜敕苟犯皆殺無赦所在繫累充  
叔玠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鈞死一斷不  
屬憫黷莫甚恐于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  
救革之或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監監  
布上命殺以懲衆言言今刑曹于囚罪入死者已有司  
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寘重典宜付有司



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圖門覆傷公覆監布告  
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上  
方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斲以給非身利而為也  
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啓  
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  
旌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歷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  
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  
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陷危

者蓋與國平刑非期予見德也其返而擊自安圖北伐  
犯法臣阿哈瑪特獨用國柄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  
章廉布憲復相為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  
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尚多不可久使居外  
以孤人望宜蚤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  
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為中令樞密使纔一至  
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  
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

而始啓白為人臣子惟有唯默避任不敢以命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曷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改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以八宗植國本者其識勿亡禮部呂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展臣雜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磐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

之用學何為必今日開是省庭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  
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  
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  
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  
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  
懇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  
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為報者乃以楮鏹  
萬緡為壽求歡擯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

傳已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為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誓御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為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郎為卿官以正議大夫俄授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籞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始大明殿皆資遼右浮海濕材有司急其成功遽丹漆之不能十年叩之皆枰然中空為抽二十餘

極比乘與遠壯加其舊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晚鳴入  
直忽陪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絕  
傷但不已猶覲其息敕勿速斂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  
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月六日歸葬  
其鄉高里先塋從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  
從凡乘輿衣服輦帶藥餌大小無慮數百十橐靡不司  
之中夜有需不須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饑渴駿奔  
心無怠萌口絕勸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為懼

故能滋久眷寵彌深上中歲多足疾一日樞密院奏軍務上卧晝可公在御榻枕扶而跼比終奏日已移晷屏氣肅肅曾不流眄他日院臣言始吾以公居中而逸烏知其勞如是在他人不可一日彊志勉力為者何可幾及何可幾及公曰君所見特是時吾固日雞一鳴而跼燭入而出後或長直四十日不至家夜雜妃嬪侯侍休寢榻下上呼之方憊熟寐不應命妃蹴興之妃不敢前上詈曰董八誠愛之專敬慎之至事朕踰父汝以妾母

蹴之何嫌而為是拘拘其感乎聖心得是見與有舉一  
世億萬維人所未能者為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  
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  
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  
傳達權幸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  
人曾未終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  
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  
販夫亦失聲投業後二十有一年當大德辛丑今天子



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顧氏  
從封壽國夫人聖語褒揚六珈增麗男五人士珍中書  
省叅知政事某以門功令保定之曲揚某內供奉某未  
仕女三人長適太尉子中書左丞彬中蚤卒季適中書  
左丞張公子集賢大學士某男孫五人未仕女孫六人  
長由其姑歸史氏故又適左丞子某餘幼在姆士珍將  
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叅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  
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故叅知政事

翰林承旨文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學命之不官必  
曰先生一于燧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  
其兄江浙行省右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  
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  
起居不辱于數初匪智計其身包周臣職克脩敬慎無  
尤天府其觀曰郎典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不剛悻悻  
不柔容容揆義為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

曰其言皆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詞章為利達資何關  
倫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展與朋黨弭禍于未父子之  
間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為大  
他隨事陳罔遺于外其非廷尉獄由平反施今必臧等  
乎納言姦竊滔天庭伐其愚雖未即誅中劇矛戟黃髮  
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瑞監仍  
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終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  
追爵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焉極矧子廊廟清劬執德無

石維年竹帛豈夷賴乖体聲其以是詩

牧庵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牧庵集卷十六

元 姚燧 撰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感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  
相繼轉鬪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  
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鬪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  
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  
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勲以為萬戶俾將  
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  
封以衛之汲昨城新鄉護嘉蘇門五縣由是故榮祿  
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  
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謙  
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壇反誅太尉請裁

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  
及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  
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皆虎符金銀  
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以解授兄子江  
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為者數年  
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  
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  
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大



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  
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授外息  
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  
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  
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為陣我舟不可越公戲  
下馬千戶嘗隸都督萬衆從上以未渡江請為導拖舟  
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珠公將二十五萬戶為  
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將濟江後繼未集

與宋將今中書左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  
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撓法罪公詔  
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阿爾哈雅  
時已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垠百日破激柵木傷肩流  
矢貫章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戍招摩逋殘既集既  
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  
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諸  
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衆皆輟輶自蔽鑿城將穿公分

地獨居礮硃所集輜輶不可嚮伺有急隙樹鉤援攀堞  
蟻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勲貴胄威名非他將  
可輩留治靜江初城既兵當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于  
焚毀公賦戲曰其視吾為師隙為居第市為列肆必完  
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  
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最靜江曰示吾久此不  
為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傭鬻直  
已相什百旋為通都民男女為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

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徒來  
公曰至鄂必分為勢家有託以徒必道亡不達且生他  
變既止不徒以男女又相偶皆籍民之及無敢覬取者  
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  
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豐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  
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五剛趙珪趙  
修已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君進花禮  
完顏世英李宗張武鄒瑛閻國順托歡十千戶戍潯賓

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  
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為之當靜江受  
兵溪洞諸夷既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  
有手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為寇入則吾禦歸  
則吾猶是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  
發絕制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  
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為市諸戎必以入寇加誅  
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已之得者溪洞聞之翻雲南

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為書讓之曰吾與  
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制  
詔聽公節度使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  
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司宋既亡也其將相張世  
傑陳宜中挾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  
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陷其爵賞爭起為應  
裂裳為旗荷矛為兵者動萬為羣公戒諸將盜至以時  
降斬不得使牢根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迹

平民而深為延誅時方乏鹽發廩下令斬首來者以鹽為購謀言夏貴已復瀕江諸州江路既絕不可復北諸將來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耶孰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州公曰委地徹備適示適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為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偽出降仍歲

為是大約橫象賓貴四川之梗公令四川為堡其界守  
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大廬柵隨以民夫具檐  
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  
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絕而  
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  
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  
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  
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硎川獲其兩都統驛送



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走後羞墮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為糧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公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戶十耗八儿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酢算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為盜省是其說蠲之至今廣西並湖南不困後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節之舊軍拜參制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

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  
造戰艦六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  
二十二年約蘇穆爾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  
喪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為鈎考  
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可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明  
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左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  
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藉怒詈同列辯詐驚  
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

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為籍渠以戶率如干為十五萬定可官有之令州縣別方為籍集吏計局程篤實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不可賞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曰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赦一二民丐二十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為而公亦薨

實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止五十八性友  
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橐不愛焉  
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為之閭  
壺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夷雖疎且殘不峻陞級  
不留門廡游億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哀焉公諱格  
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  
永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尚書六部事諱秉直實生  
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

七人耀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即耀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虞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浙西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耀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耀虎符鄧州舊軍萬戶即舉公柩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所後父先生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

勞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耀虎符拜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是二子一  
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逐至為隕泣  
嗚呼曰可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事公江西數  
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  
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之匪  
古專然天子皇輿將畀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聖武

我祖割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待帝之  
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  
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慚故橫江流揚楫先濟鼓  
其故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  
戍留均之為勸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  
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妥旋化而仇鱣鯢騰海狐獠陸起  
威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廩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  
纔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涅而黜一日

賈荀公歷宜信天不憖愍遺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  
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位餘非人耶易世之難  
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  
世平章太尉之光耀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赤齋  
龍虎歸偃斧匠奚憾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滹河  
流相永無期

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司農  
史公神道碑



公耀諱字煥卿曾祖秉直當歲癸酉太祖加兵于金率  
焦岱鄉民萬人迎降燕郊官以行六部尚書祖天倪以  
從蹕薊河北山東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開  
闡真定武仙為倖尚書策仙其志蓄禍益蚤為備都帥  
謂大人奈何教兒猜中而不信人尚書恚其一孫不故  
真定總管攝江漢大都督權如北京曰吾不忍其併及  
難也後仙果戕都帥一家百口舉城臣金都帥季中書  
右丞相贈太尉忠武公方為質太師國王將覲漠北在

燕市贄物聞變而南收都帥潰軍後真定逐仙出保西山仙再盜入再復之遂南踰河太宗以太尉為真定河間東平大名濟南五路萬戶世祖淵龍以憲宗母弟總天下兵起平宋本置屯田經畧司于河之安以太尉為使都督為屯田萬戶將兵二萬戍鄧當荆閬衝歲內辰是地生公幼為太尉所奇愛異他孫後罷世侯移都督收東平至元六年方圍襄陽太尉以開封奉朝請制始以元子格為萬戶猶避鄧之舊軍將亳州兵時未有子

屢求子公太尉許之凡圍襄下鄂無不與偕由是知兵  
甫及冠行省版長千夫從參政崔公斌逐趙宣機餘冠  
萬人公居顏行射殺數人賊氣為隳遂潰崔善其能曰  
將種也解佩刀以贈後阿爾哈雅平章拔靜江獨留戍  
帝兵或請其由則曰吾去而是土或販戍將必誅史宣  
慰以太尉子朝廷終不重罪之宣慰聞之甚感調其派  
軍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  
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公後殿

而前茅之功授承直郎同知潭州總管府事趙都軍盜  
據肇慶假公德慶總管討平之授奉訓大夫潭州路治  
中改廣東道宣慰副使平賊黎德獲蜚船千艘繼餽唆  
都南征事治而民安之改浙江宣慰副使從浙省臣破  
賊柳分使衆七千括蒼又破呂成妻蒙才衆十萬斬其  
尤猖獗建黃屋署官至平章者楊鎮龍及厲制置皆于  
東陽玉山推俞高五百餘人紹興又斬詹老鵝林雄劉  
甲一潘正皆有衆萬餘自王于溫處間者後元帥張弘

範平南海還求將毫軍還鄧舊史氏詔從之朝廷以南  
紀平諸將功至省臣者仍將其軍制許自擇欲將去相  
欲相罷將時公父已為右丞宥密請以張溫將鄧軍帝  
曰太尉一軍豈可代以他人宜問其子格可誰授者右  
丞遣倅入聞臣子耀可且召公來襲公不至辭以俟第  
榮成長則授之明年右丞升章平俄薨顧言以真定諸  
產貽之公奔赴鄂既至明日制授朝列大夫鄧州舊軍  
萬戶公號誓柩前必以萬戶歸榮所親謂是虎節上瑞

也可傳子孫無窮必且利之言未足信公乃究求貨財  
為親長覲取者多至萬緡皆奪歸之與田宅奴婢析其  
五第而自不有舉平章及四夫人劉儲兩張氏之喪葬  
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次兆甫封以榮入覲曰是  
臣所後父先臣某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帝曰太  
尉以官授二兄子汝復欲解職汝弟真太尉苗胄可之  
方議征闍波大將未得制授公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辭以年少無功受寵太峻請回臣所

授他人惟卑官以行或請以國人首相帝曰太尉可同  
漢人耶其孫非國人何公又請故平章政事某知海道  
平章高興今河南省丞相者知兵偕行亦可之別錫  
虎符鞍勒弓矢璪甲既行集兵矣會高平章請濟  
師帝曰彼國之人裸而懦多兵何為損其軍四之三且  
不欲太尉諸孫蹈海遂後公乃命今平章鄂國公史弼  
以行成宗元貞始年賜錦衣二襲拜資德大夫江浙行  
省右丞臨安自入叛圖民居官屋入傭直震邸者四萬

餘家火餘雖民自屋其基而傭直不除平章某者利之  
謂地及丈可鬻楮緡為錢五萬與民可免置官歲徵其  
逋銳欲行之公曰是令一下貧民無貲以取取率富室  
得不自居亦傭之民加直其先民等傭居與直富室何  
若仍歸震邸一定之直歲無所加之寬乎謀既不行乃  
以東南之民多田而租入少將履畝以征公緩之謂宜  
俟畢農功而議又禁官市惡鹽鑄損江東金額高麗王  
遣周侍郎浮海來商有司求比泉廣市舶十取其三公



曰王于屬為副車且內附久豈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國  
惟如令三十稅一會人訟平章迎詔謁衣上香引公為  
徵制遣御史即問公言未見其謁但不帶耳當國者阿  
其人顧奏公敗事黜之大德之元遷江西左丞俄移湖  
廣左丞一年復江西左丞以屯田贛州軍兵多死瘡痍  
與廣東宣慰司加民丁糧于田租外者皆罪之召入為  
大司農公不攜家乘傳赴之既至覈其公幣稽逋為緡  
數千萬率勢位家假出為商久未歸其子錢者悉徵入

之人怨與請不恤也未幾杭章以大夫人楊年八十餘  
求辭歸養未報以大德九年乙巳二月壬辰薨年五十  
子今瑞州總管堦時為樞密院斷事官奉樞歸葬真定  
姜因祖山原都督公兆次嘗讀通鑑書閑武事者則其  
家學故志功名至所有譽性剛狷不撓于人雖國人貴  
臣有不足吾意者不少下之亦有是恒齟齬而不少變  
其節始至元十有二年徇地廣之西東終二十有七年  
中間為宣副平羣盜海濱浙左厯紀有半使贖于貨子

女玉帛將物其家而無田于江之南無宅官所至傭屋  
以居積債在人亦開國苗嗣貴而能平者雖五十不稱  
天亦不可謂之年云嗚呼其天乎哉夫人劉氏公祖姑  
之孫以賢淑聞姻里樵樵其立政清慎明敏世有史氏  
佳公子克世其家之目女適王少師子典寶少監師聖  
自餘男女一人公召至京始生而不及見者銘曰

在昔都督于鄧秉鉞鼓其蒸徒與裏持各策宋之平必  
基是拜會罷世侯成始未終大兵之南路由裏始未成

之終與有者子從所後父後殿前茅下廿列城盡廣際  
交宣副閩浙羣盜孔棘大刑以鋤卒底寧謐而父平章  
謝長萬夫授公而薨既降命書公曰臣季平章元嗣年  
今成童化代臣世帝多其讓俾世平章往征閩波南洋  
是航而復中已改命他將成宗繼序三省四相自右浙  
右左江之西俄左湖廣江西再為靡靈不施奚窳不除  
且繩上已弗率于度常久勞外召大司農方艾之年而  
忽告山人盡傷心即世之密胡畀其才而奪壽考司是

者天生子則賢不永其躬而永其傳其兆安從從禰江  
漢載銘穹碑陵谷高岸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龐  
西宜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  
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  
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  
書右丞惟考參知政事惟覲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

同知宣慰權總帥惟屯純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  
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  
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為資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  
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元元  
丙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  
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  
自餘將相使牧為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  
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

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即險  
移鞏治石門山猶行以興王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  
為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奎騰  
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  
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  
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  
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  
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

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為子與兄有異耶  
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  
換金符故事祖宗賓天所授符節悉取還之故公金符  
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士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是明年  
癸丑世祖以太弟總天下名既移忠烈一軍戍和州會  
將軍南詔禡牙臨兆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州公  
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走缺足兵籍而恤乏民力始益昌  
不以饑告成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



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于得一旦東于至左右近  
貴之臣需求何以為資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  
將卒士衆効死前驅何至為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  
吾事子其責忠烈泣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熏心誓是  
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  
治樓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之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  
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帥西南攻劔關關之西隘曰  
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巔絕深可千尺猿獠

不能遠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  
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敕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  
幟自伐鼓舞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偽歌呼六軍和之  
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為  
蜀黨反紹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遣降入行則反為敵用  
且世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饒教使勿下帝為書繫筒  
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飽為兩四百五  
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

弊為匹二十七復以軍東即嘉陵為舟行計輿礮竿鉅  
絙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乏者不若舟米數  
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逢州  
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  
皆下東南抵合壁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  
帥王堅據不即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  
乘泣高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  
忠烈卒于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李卒軍馬韋裹尸與

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寇宜也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  
奉以代即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為副都總帥  
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  
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為池南依而壁平可馬馬  
上無大艱崎其南即合敵出入吾界無時于兵法為交  
池公又子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詗強鄰入必  
摧環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成三年  
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慶府獲其團練使解

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而加金為兩五十副以鞫勒弓矢哀其從者且以久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統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志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為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竭才羽異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為與從父副弟副

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答一吏殺一人然至臨敵  
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  
禦其弓矢其中可方古人憲廟出畋遇虎命射之一發  
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為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  
德順五年帥張雲之女惟益纔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  
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共公者每曰公為人  
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  
公碑燧思于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

可恃為國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  
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  
合獨受敵鋒為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戎移貞肅南九  
十里夾嘉降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為里亦  
然畫則其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畫地分守傳警鼓柝  
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況敢抽  
兵邀利他求為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反德歲以  
拔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于忠涪夔黔萬施

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  
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  
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鑒大夫之失如此則兩公戍  
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

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義  
武肇之義武之為不忤倫彝忠讓忠烈忠惠貞肅遶艾  
川涼力脇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必斧于



柯歸覲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大宗義武于弟以子  
宜不降俯乃推僞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聞命即行安  
洋流洋如水就防所有不言其盡瘁致子而天闕歸以  
何戾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  
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  
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藩尊  
祖之恩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有式

興元行省瓜爾佳公神道碑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  
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求勲舊臣  
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修世宗皇帝實錄資用  
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  
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常格臣考隆  
古岱出處始終為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  
槩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勲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  
黑馬再世父子來北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

謚忠順忠惠墳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不臣家  
敢未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格贈龍虎衛二將軍  
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鄂屯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  
行省隆古岱贈榮祿大夫沔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  
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  
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城固南城吏民伏進德荀德  
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  
聞許廟事之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為賜額耶嗚呼

有待哉公瓜爾佳氏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諺為  
女真避遼興廟諱真改為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  
月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  
衆即守威寧十一月金主遣使咱以大官冀其或貳可  
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為萬戶招討使人有  
擾爾民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  
立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公  
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史國王戰

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嘉陵漢水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東抵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兵均之三峯山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留田威寧時天下荒饑獨山北為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甘布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安塔哈代領明年凡四川府州四十殘其七人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

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家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  
隳而弗完田野蕨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  
以負嬰黃倫甞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歸則壯者  
出為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  
留民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有也其  
至恐後為賊良腹便水之田授其耕耒假與種牛俟秋  
穀守什稅四三儲之于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  
夕廩焉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

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賜虎符是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為安撫使一月之間三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營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得警日夜十里不絕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于盪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教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棖巨棟重棗柱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可然也

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  
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閨皆  
割裂自霸昔為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所郡縣宋邊  
駁毅之將馬仲自閬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  
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寇  
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狙  
詐或如爾言誠狙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  
有于不可化宋害其來反時故兵動吾四鏡屢戰殲之



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  
路元帥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兜鑿夜燭城為之  
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過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  
鈎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為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  
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晝  
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圖思來援無從  
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令導由他山利道  
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亡

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嘗  
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  
詔叙平金戰勞蓋睿宗授以軍宗者今茲玠至汝共事  
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千  
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其節度者罪死  
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哈瑪爾立成都七日而樓堞隍壑  
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納喇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  
是乙卯世祖以太弟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

七而稅入恒所逋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  
頑驚負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  
之官田不稅者無廩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民  
俱授敏珠爾與汝節度今敏珠爾征蜀比其還也汝專  
節度之中統三年改授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  
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  
日終于興元舊第正寢春秋七十肇于南鄭味溪之白  
雲里為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寔之壬舍男十八女十

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寧之詔裂熟羊草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為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鬪太山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睿宗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于克完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勲于開國之際其桓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于紀述者後者猶擬

其蹟刪為一代之典况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皇及今皇帝生榮死葬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夫漢氏公臣子孫冒守先列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于中或列藩方于外或總戎旅于邊冠紳之蟬聯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獲之俾流慶遺裔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峙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爰斯與老戎行石

顏左頴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挫退金社  
墟矣庸蜀是剗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鎮雄藩益暫梁  
久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舒慘自口為艱為勤  
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當大府如城雲屋遽遽朱  
塵綺疏歌鐘清吹聯目晚顏頤使趣風良庖致餼胎豹  
蹠熊酒醅介歡蒼莽雪滯紉衣四序為聲絳繅昧者安  
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于野  
毳廬毳車勝地即舍維嶠之麓與沔之水往往禽魚識

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丘評者  
異之于古未有紛華寂寞柄鑿不受公而兼之始慎終  
全由哲其身匪騰自天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褒  
于河間國生平之名煜其益昭矧子維翹承弼兩朝無  
久維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牧庵集卷十六